

軍統內幕

喬家才選災受難記

● 康 僑

兩個女人競選橫禍

喬家才（一九〇六一—一九九四）字華塘山西交城人，中央軍校六期步科畢業，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廿七軍參謀處代理處長抗日第一戰區黨政軍工作總隊長、財政部陝西緝私處長、軍委會中美合作所第四訓練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少將督察室主任、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長、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主席、中外雜誌社編輯委員，著有關山煙塵記、鐵血精忠傳、海天感舊錄、戴笠和他的同志、為歷史作証、六十年落花夢等書，秉性剛烈，嫉惡如仇。任事公正廉明，一生三次被抄家。

第一次在太原，被山西憲兵抄家，時間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喬氏被憲兵捉走，帶了八天腳鍊，關了九天監牢，釋放後不敢回家，逃離山西。

第二次在北平，從事敵後抗日工作，被日本憲兵抄家，時間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喬氏一週前離家，夫人郭同梅女士被捉到北大紅樓日本憲兵隊，釋回後仍被監視，曾三次自殺，幸而未死。

第三次在北平，被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局長抄家，是八年抗戰勝利後，喬氏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於三十七年七月一日，應毛人鳳函約到北平燈市口資源委員會辦事處開會，被五花大綁，送進炮局監牢，戴上腳鍊。隨即被抄家。

前兩次被抄家，係因喬氏從事安內攘外的情報工作，被敵人偵緝，乃無可如何的事。他為民族生存，同敵人作殊死戰，死且不懼，不在乎抄家。最悲憤痛心的是最後被抄家，竟然是為他們出生入死，犧牲奮鬥了十七年的「革命團體」家長保密局長。喬氏做夢也沒想到，起因於選舉災禍。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五人，內有一名婦女保障名額。北平市民政局長馬漢三是軍統局的老人，在華北工作多年，有功於國家。毛人鳳局長支持女同志劉秋芳競選立法委員，要馬漢三必須

支持劉秋芳當選。

問題發生在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錡人支持女同志王靄芬也競選，是國民黨中央提名的，勢在必得。投票預定三天，頭一天劉秋芳的選票投進八千張，王靄芬的選票不到一千張，吳錡人慌了，趕緊找市長何思源。當天夜裡，何市長令民政局長召集各區區長訓話：「王靄芬和我何思源毫無關係，是蔣中正總裁提名的，現在又跑出一個劉秋芳來競選，如何得了。不論那一區，明天再投進一張劉秋芳的選票，我就立刻撤你區長的職。」在當時政治情況之下，民政局長不敢不顧一切，硬把劉秋芳選出來。但選不出來，又如何向毛人鳳局長交代？！

北平選舉投票的那幾天，喬家才奉蔣經國電召，去了南京無法告訴何思源劉秋芳選不出來的後果嚴重，因此鑄成大禍。

事後馬漢三把選舉經過告訴喬家才說：「我們保密局的官員要不要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喬家才知道馬漢三確有苦衷，於是勸說劉秋芳李廣和夫婦，要體諒馬漢三

不是怕他寂寞，大概是因為喬家才是「要犯」，同時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景震率率領軍統陝班編組成的交警十三總隊，駐防西郊，負責警戒剿共總部，可能怕他們來劫獄，救喬家才出去。第二，也許是怕喬家才氣憤自殺？有人日夜盯著，就絕對沒有自殺的機會了。

半夜，喬家才聽到鐵器打擊聲，感覺到很神秘，很奇怪。一會兒，打開牢門，在過道裡給喬家才釘上腳鍊，這才明白，剛才的聲音是給馬漢三釘鍊的聲音。喬家才好像朦朧睡著了，又聽到釘鍊的聲音，是不是馬漢三的好友劉玉珠也進來了？他們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長是喬家才在北平特警班任教時的學生段建洲，那一夜段建洲進進出出，好像為喬家才難過。第二天看守所長周端甫來到牢房，和喬家才相對無語。喬家才自從被綁進牢房，前途無望，已經四大皆空，除了氣憤，不再想別的。喬家才看見周端甫難過的樣子，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他無能為力。周端甫是過來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任華北督導團的科長，因為山西太原綏靖公署少將參議李廣和私自跑到敵區，卻把周端甫關到西安，無緣無故，坐了半年牢。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六日，段建洲拿著紙筆，走進牢房，要喬家才給家裡寫幾句話。喬家才心想大概晚上要被處決了，要他寫遺囑。自從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加入

國民黨，十五年跑到黃埔，二十一年參加了戴笠領導的情報工作，能夠活到一九四八年，眼看日本軍閥投降，已經是萬分幸運，要死也是時候了。他給夫人寫了幾句話，告訴她，生平對得起國家，俯仰無愧，惟一難過的，是對不起妻子。多少年來，妻子跟自己擔驚受怕，如今把家庭的重擔壓在妻子的肩膀上，子女都未成年，自身不能再盡教養的責任了。希望妻子振作精神，勿以夫婿為念。喬家才寫這封遺囑，內心非常慘痛，但是沒有眼淚了。手錶和鋼筆進牢房時已被拿去，喬家才要段建洲一並交給妻子，以留紀念。

乘坐飛機解往南京

喬家才自從入牢，到寫遺書，經過六天的時間，沒有吃東西，他不是絕食，是氣憤得吃不下去。陪喬家才在牢房的看守兵，一再勸他，多少吃一點，不吃支持不下去，看守兵那裡知道，喬家才是難以下嚥呢。看守兵聽司機說過，喬家才生活艱苦，比不上任何一家，好像對喬家才坐牢，有些不平。喬家才沒有同看守兵說甚麼，懶得開口，說甚麼也是枉然。晚上送進飯來，喬家才想既已讓他寫過遺書，那天晚上大概要被埋葬了，那麼那天的晚餐，可能是最後的一餐。耶穌對於最後晚餐都不忽視，他能對這人生的最後一餐能放棄嗎？免強吃了幾口，這是六日來第一次進食。

喬家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中統局要員張

慶恩身上，希望張慶恩為他申冤，沒想到張慶恩的承諾竟成泡影，忽想起從東北回來的情報員杜遠說的話卻立刻實現了，是不是杜遠聽到甚麼風聲，特意提醒喬家才？人生總有一死，不過遲早不同罷了。喬氏心境坦然，祇等候最後一刻來臨。思潮一幕接著一幕，以往的一切呈現眼前，都像昨天的事情。死有重於泰山，要死得壯烈，死得有價值；像這樣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這樣窩囊，辱及父母祖宗，越想越憤恨。一直等到天亮，沒有把喬拖出去活埋，第二天、第三天也沒有動靜。

七月九日上午，突然要喬家才收拾東西，似有行動。走出牢房，重見天日，不過是暫時的光明而已。到達廣場，有幾部汽車停在那裡，馬漢三和軍統局少將專員——馬漢三的好友劉玉珠也出現了，這才知道要上飛機場。他們各被裝上一輛汽車，喬家才穿的是短統襪子，段建洲怕喬家才的腳鍊打傷皮膚，趕緊跑回去，拿一雙長襪子，打開車門，給喬家才套在腳上。這一切都是令喬家才十分感慨的。

汽車不出西直門，繞了一個大圈子，從東單到西單，一直往西，出城後，沿著城邊北行。這樣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喬家才他們要走，去飛機場送行。到達飛機場，看見那邊站著的人群中，祇有航檢所長董其彬，再看不見其他的保密局人員。在上飛機以前，才把喬家才的腳鍊砸開。

飛機起飛後，繞北平城上空一週，從機窗下望，遊行的隊伍像一條長蛇，在長安街蠕蠕移動。那是學生們在共產黨操縱之下，又在鬧事。國事如此，保密局的首長卻在煮豆燃豆其，屠殺自己的戰鬥員，真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飛機上，劉玉珠坐在喬家才的旁邊，知道喬家才沒有錢，悄悄地塞給他一把鈔票。因為軍法處長李希成親自押解，在飛機上監視很嚴，喬家才同馬漢三和劉玉珠沒有說甚麼。路過濟南，飛機停留一會，濟南飛機場頗有孤寂感。起飛後，直飛南京。

下飛機後，送到南京寧海路的監牢裡。寧海路的監牢，是汪精衛衛保密局敵後情報員的監牢，曾任台灣省刑警總隊長的劉戈青就在這裡關過。民國三十五年喬家才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運送重要漢奸的專機，下機後，機上的人都陪著漢奸先到寧海路，這是喬家才第二次來到這個特殊地方。喬家才被關在二樓上，馬漢三和劉玉珠關那裡？喬家才不知道了。

喬家才住的那一間牢房已經關著六個人，祇有三張床舖，一張空著，原來是專為喬家才預備的。一張床上是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佔著，喬家才久聞其名，但係初次見面，鮑文樾確有大將風度。其餘的人白天擠在一張床上坐，夜裡打地舖睡。難友中有一位無錫人，除了身長比戴笠矮一些，面貌和動作像戴笠極了。另外一位河南的馬興峻，是

非常和善的好人。喬家才對別人坐牢的原因，不願過問，記憶極少，馬興峻為甚麼坐牢，喬已忘記，祇記得是冤枉的。喬家才同鮑文樾每餐另外加兩碗菜，數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難友，好得太多了，必須分給大家一些。喬、鮑就不豐富了。

牢門上有個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時偷瞧牢房裡一切動作用的。看守的既然可以從外往裡瞧，坐牢的自然也會從裡往外瞧，因為看守佔用的時間少，空著的時間多，所以難友們以此為極大的消遣。從裡瞧外面，所見度非常窄狹，但是難友們樂此不倦。有時被看守瞧見，會臭罵一頓。坐牢的挨罵，好像是天經地義，所以罵儘管他罵，偷瞧照舊。有一天，難友們喊喬家才去瞧，得到意外的發現，瞧見中央警官學校北平班主任、國大代表樓兆元上廁所，原來樓兆元也進來了。又一次，喬家才瞧見友人嚴家誥也進來了。

牢房的容量永遠不變，但是住客出去的少，進來的多，有時多至十一二人，晚上打地舖，比沙丁魚都要擠。牢房的天地雖小，而千奇百怪，無異大千世界。有一天進來一位莫名其妙的人，他找人找錯門牌，找到這所沒有掛招牌，和普通住家戶一樣的監牢。他一敲門，就把他請進來，關著不放。

有一位許昌附近的有錢人，地主，自己出錢買槍，成立保衛團，和保密局發生關係，成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聯絡

的人向他借兩百元現洋，他沒有照借，於是報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軍事機關抓起來，送到保密局。他心裡不服氣，一再告訴同牢房的難友。他故意裝肚痛，裝嘔吐，看牢的硬說他抽鴉片，是發癮了。濟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吳化文叛變，把王耀武的南京辦事處處長關起來。這位處長才真抽鴉片，癮發得眼淚鼻涕，死去活來。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說他抽鴉片，他可以常常要求去見管牢的，每請必准，出去牢房幾十分鐘，回來煙癮就不發了。

總統府警衛旅的士兵，有幾十人關進來，喬家才住的牢房裡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歲剛出頭。有一位很英俊，戴著腳鍊，腳鍊太短，邁不開步子，走路必須跳著走，同牢的人都為他難過，這是懲罰嗎？管牢的叫張炎，他具備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殘暴手段。

坐牢九年談話一次

保密局屬於國防部，喬家才是陸軍少將，就是真的犯了國法，也應當按照軍法審判，經過軍法會審，喬家才等著法律給他公道，會審的一天來臨，喬家才好有說話講理的機會。大概是到南京兩三星期，看守打開牢房，要喬家才下樓去，原來是軍法處長李希成要喬談話，所謂談話，也就是審訊。談了一個多鐘頭，李希成問喬家才三大罪狀。

① 喬的太太做生意：太原綏靖公署第二

處長吳毅安由南京回太原，喬妻送吳到飛機場。前門外西河沿新醫院范繩武的太太康淑媛給他娘家帶兩筒印像紙。吳毅安上了飛機，大概怕到太原後有麻煩，在飛機上嚷嚷，被海關人員聽說，把印像紙從飛機上拿下來扣留，要上稅。喬妻回到城裡，託國大代表張家銓派人交了稅，把紙取回，然後送還康淑媛。

李希成問話時，從卷宗裡取出一張喬妻具名的報告，是岳梓宇的字跡，說明紙是康淑媛的，頂上有張家銓簽的從海關取回的經過。這張東西一定是李希成要這樣辦的，以此作為喬家才的罪証。李希成爲甚知道有這會事？那是聽司機說的。喬家才因事去南京，副站長孔覺民把司機升爲事務員，喬家才覺得欠穩妥，仍舊讓司機開車，司機心裡恨喬，那天送吳毅安到飛機場，就是這位事務員司機開車去的。

喬家才說：「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嗎？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嗎？我每月拿了國家多少薪餉，如果養活不了一家六口，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嗎？況且印像紙是康淑媛的，怎麼能說是我妻做生意呢？應當傳康淑媛來對質，證明究竟是不是我妻做生意？」喬家才這樣一連串的問，李希成沒有說甚麼，不再問這個問題。

② 喬家才賣飛機黑票：這也是李希成聽司機說的。喬說：「從太原去南京的同志，或者從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們買不到飛機

票，請北平站代買，我喬家才應不應該幫忙？」

「應該！應該！」李希成總算還有三分人情，這樣回答。

喬家才又答李希成的審問說：「我是國大代表，山西的國大代表，鄉親要回太原，託我買票，我能拒絕嗎？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主委立法委員張子揚偕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設法買票，我能不辦嗎？北平站代人買飛機票，祇到航空公司登記，買票都歸他們自己辦，我們不經手金錢。請你傳立委張子揚作証，我有沒有賣給他黑市票，請你傳中航公司北平主任徐鑫，問問他，北平站代人買票，是不是如我所說的。你說我賣黑市票，賣給誰呢？請你把他傳來作證！」李希成對這個問題又不提了。

③ 告喬家才給徐大姐在上海賣汽車，吞沒了車款：這個罪狀更爲荒唐，喬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會有人託他賣汽車嗎？喬家才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許人，喬家才說：「我並不認識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賣汽車怎麼找到我？請你傳徐大姐來對質！」

「你們組織個甚麼社嗎？」李希成不再提徐大姐的汽車事，轉了問話的題目。

「甚麼社？」喬家才摸不著頭腦，不得不問。李希成從卷宗裡取出陳恭澍擬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保密局同志們感覺到同共產黨鬥爭，沒有組織力量，沒法取勝，而國

民黨祇有形式，沒有組織實效，必須恢復像過去復興社那樣的組織才行。由陳恭澍負責草擬一切計劃，他因爲忙，剛擬好這件東西，存到魏寶善那裡。

「不應該嗎？」喬家才指著宗旨「真誠擁護蔣中正委員長」反問李希成。

「應該！應該！」李希成說：「但是爲甚麼不呈報上級呢？」

「必須擬好一套整個的計劃，才能呈報，大家推定陳恭澍草擬，他祇擬好這個，因爲太忙，其他的還沒有擬好。」喬家才據實告訴李希成。

「就是一個組織也沒有甚麼。」因爲宗旨是「真誠擁護蔣中正委員長」，「澈底實行三民主義」，於是李希成又不問這個問題，李希成又說道：「你府上有兩個元寶？」

李希成這一問，喬家才知道又被抄家了。答說：「不但有兩個元寶，還有三百個現洋，二十多年前，我父親帶回家中四十二個元寶，三千個現洋，埋在地下，以備必要時使用。抗戰軍興，家鄉淪陷，家人無以爲生，取出來瓜分，我們兄弟五人，連我母親，分成六份，每份七個元寶，五百個銀元。我應分的一份，我弟弟保存著，托喬鳳藻和孫逸賢各帶一個元寶到北平，又帶來了三百個銀元。這也犯法嗎？」

「不犯法，」李希成說，不再多問，讓喬家才看記錄，記錄非常簡單，沒有把喬家才所說的話都記下來，喬家才不簽字，李希

成說：「這是手續，大致不錯就行了。」
喬家才不簽字，下不了台，祇好簽了。
誰想到關了九年直到出了牢房，再也沒開過第二次，更談不到軍法會審了。

永久囚禁發配常州

南京寧海路真夠得上生意興隆，住客來來去去，變動頻繁。先後進來的許多人都走了，鮑文樾也走了。中秋過後不久，喬家才也離開寧海路，由一個看守陪同到了下關，塔乘京滬車，究竟到那裡，看守不告訴喬。不過，看守人員的態度很輕鬆，好像大家是在旅行的樣子，喬家才已沒有甚重要性了。到達常州，已經夜裡七、八點鐘，下車出路，沒有進城，乘人力車到達城外一處非常廣闊的地方，像是一座大花園，後來才知道，這是毛人鳳局長新開闢的一座監牢，囚禁長期囚禁的人，準備關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間，每間兩排木板床舖，至少可以關五十人。喬家才被送進最裡面的一間，關著十來個人，都已經睡覺了。有一位年輕人，看見喬家才進來，趕快爬起，接過喬的行李，放在他的旁邊。原來這位年輕人，是蘭州訓練班的學生，他認識喬家才，等喬家才睡下，悄悄告訴喬家才：「前天看報，有一段新聞用墨塗掉，但是對著陽光，仔細辨認，還可以看出來。馬漢三和劉玉珠已被槍斃，你判了無期徒刑。」喬家才事後得知馬漢三、劉玉珠被槍斃的罪名是貪污，

真正的原因是馬漢三曾經在國民大會選副總統時參加過副總統候選人李宗仁的集會，導火線是未支持毛人鳳的婦女使她當上立委。劉玉珠不是國大代表因和馬漢三至好被誅連，毛人鳳局長為蔣中正選後算賬，選禍在當年真可怕。

第二天清早，還沒有吃早飯，喬家才被移到第一間牢房。經過中間的那一間，喬看到鮑文樾在裡頭，彼此點了點頭，大概鮑文樾是來這裡最早的住客了。這間牢房關著六個人，都是共產黨，有一位戴著腳鐐，是共產黨的茅山縣長，就在南京附近，算是一位重要人物了，才有資格戴腳鐐那玩意兒。他看見喬家才僅有的財產，一條棉被已被弄髒，對喬家才說：「坐保密局的牢，會常移動，你得有個包袱，棉被才不會弄髒，你買幾尺布，我給你縫一個包袱。」

受過寧海路那般人照顧的人，對於「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學理，不能不懷疑，喬家才絕對不會再相信了。喬家才離開寧海路的時候，寧海路的獄卒拿來一條麻繩，把喬家才的棉被捆起來。誰知這條麻繩比垃圾箱裡撿來，或者油污的還髒，棉被上留下永遠洗刷不淨的痕跡。被茅山縣長看見了，他才提議給喬家才縫個包袱。

這間牢房不准看報紙，喬家才移到這裡，大概是為了不准看報吧？或者是認定喬家才和共產黨有同等的資格，同樣重要，才能關在一起。茅山縣長在南京寧海路監牢，和

馬漢三關在一個牢房裡，從共產黨縣長的口裡，知道了過去幾個月來，馬漢三的生活情形。共產黨縣長用嘲笑的口吻告訴喬家才，馬漢三曾說：「現在遍地是匪，國家還需要我們。」好糊塗的馬漢三啊！國家需要你，可是毛局長並不需要你呀！他需要你把他支持的人選為北平市的立法委員，你卻沒有選出來，他還需要你幹甚麼？

茅山縣長其貌不揚，神態卻很自負，多少帶些烈士的氣度。對其他的幾個共產黨，好像很看不起的样子，很少談話。兩位上海籍的共產黨員很斯文，會下圍棋。牢房裡沒有書可看，百無聊賴，於是做了一付圍棋，每天下棋來消磨時光。這兩位上海人沒有多久就出去了，大概情況不壞，臨走還把他們的上海住址告訴喬家才。

在關共產黨的牢房關了三個星期，喬家才又移到中間的那間牢房，和鮑文樾第二次碰頭。這間牢房關的人比較多些，大概都是案情不太嚴重的，可以看報紙。進牢房的時候，正是夏天，那時已經是晚秋，雖在南方，涼意很濃，早晚感到寒冷，喬家才除身上穿的衣服，身外無長物。出乎意外的喬家才收到兩個小包，原來是妻子托人捎到南京，由南京轉來的一件棉袍，一條棉褲。過冬不會受凍了，喬家才因而想到妻兒的生活。喬家才沒有給她們留下甚麼，她們怎樣活下去呢？四個孩子沒有一個成年，都在讀書，一但遭此慘變，該怎麼辦？喬家才越想心裡越

難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已經可以穿棉袍。喬家才吃過晚飯，獄卒要他收拾行李，同牢的人都替喬家才高興，以為喬家才恢復自由了。喬心裡明白，那裡有這樣便宜的事，他作壞的打算，凶多吉少。走到監牢的辦公室，果然，寧海路的那個麻面斜眼，塊頭

很大的兇惡看守兵，帶著四個上刺刀的槍兵等候著喬家才，看情形很嚴重。到達常州車站，等了兩個鐘頭，結果坐了一輛壓道汽車，一路不停，一直開到南京堯化門車站下車，已經天亮了。

「不要害怕，沒有甚麼事。因為徐州戰事吃緊，預備遷移到安全地方。」寧海路的事吃緊，預備遷移到安全地方。看守所長張炎在車站迎接，上了汽車，這樣對喬家才說，喬沒有理張炎所長。毛局長選用張炎來做看守所長，真是妙著。張炎不認識幾個字，可是心黑手辣，整人的花樣特別多，夠得上天下頭等狠人。再回到南京寧海路監牢，仍舊住進以前住過的那間牢房。（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之二十五

戴笠和他的同志

增訂再版平裝叁佰伍拾元
喬家才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著。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峨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為僧、郝亞雄十不。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諜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啟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膽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霈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

全一冊平裝叁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